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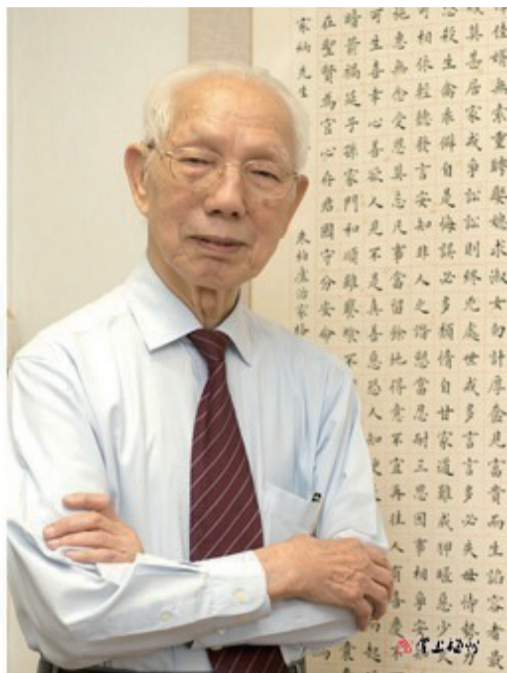
大埔鄉情

國際日報 合編 印尼大埔同鄉會



田家炳與大埔銀江的情緣

房暢宜



田家炳先生(1919—2018) (圖源：田家炳基金會網站)

著名實業家、慈善家、教育家田家炳先生的故鄉大埔縣高陂鎮銀灘村，在民國時期叫銀灘鄉。銀灘鄉與銀江鄉(今大埔縣銀江鎮)相鄰，兩地都位於韓江以西，山水相連，人緣相親，在當時都屬大埔縣大麻區管轄。

從銀灘沿韓江西岸的鄉道往西北步行，半小時即到銀江鎮河口村(銀灘口)，這裏是銀溪(銀江河)匯入韓江處。銀溪發源于粵東最高峰銅鼓嶺，自西向東流經銀江全境。清屈大均《廣東新語》記載：“銀溪，在大埔西七十裏，所產魚不腥，以其水洗衣，不用粉漿，自然皓白，故曰銀溪。咏者云：‘水有銀光是月華。’”

在過去，銀溪可通號稱銀溪船的小木船，從河口逆流而上可達銀江各地。河口設有集市與碼頭，這裏既是銀江柴炭竹木的集散地，也是銀江人到潮汕或下南洋的必經之地。田家炳的父親田玉瑚在河口開設“廣泰興”商號，經營油鹽茶米和磚瓦廠。田家炳青少年時期曾在河口生活與經商十年，這裏是他輝煌人生的起點。

鄉裏成欽的銀江籍母親

田家炳出身書香世家，其祖居銀灘拱辰樓枝繁葉茂，滿堂俊秀。當時附近各姓與田家聯姻，都希望嫁娶拱辰樓的兒女。田玉瑚的夫人房貝娘，是銀江鎮坑口村人，銀江房氏萬寶公後裔。作為一名典型的客家婦女，房貝娘賢淑聰慧，精明能幹。全責管理“廣泰興”磚瓦廠，事事親力親為，深得人心。除了管理磚瓦廠，她還要主持家務，忙裏忙外，農忙時節更是披星戴月整日操勞。

“母親雖識字不多，但記憶力特好，百餘人的磚瓦廠人事調度頻繁，錢財進出不多，但她均牢記於心，雖經數日，仍能一一記述，不差毫厘。”田家炳回憶，“她還和工人一起挑磚瓦，每次都比別人多挑(為了多掙兩三毛錢)，走得還要比別人快一些，不僅工人欽佩，親戚鄰友也連連稱奇。”

對於地方善舉，房貝娘與丈夫田玉瑚一樣，敢為人先。特別是1930年田玉瑚夫婦倡議修築河口至銀灘鄉道，房貝娘既出錢又出力，還經常到工地挖土挑石，給大家送茶送飯。這段路工程艱巨，歷時三年，始得完工。如今河口至銀灘公路，有不少橋梁路基，還是當年興建的。

每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，都有一個偉大的女人；每一個成功的孩子背後，都有一個偉大的母親。房貝娘正是這樣的賢妻良母。除了父親的諄諄教誨、耳提面命，母親的勤勞節儉、賢惠熱心，無疑也是影響田家炳成為成功人士的一個重要原因。

“事翁姑以孝，處妯娌以和；相夫有道，教子有方；持家勤儉，處世慈祥；鄉裏咸欽懿德，族戚齊頌賢良。”在《田房氏傳略》中，田家炳的同窗好友楊煒能這樣褒獎

房貝娘，誠哉斯言。

銀江籍恩師同窗的幫助

1927年，因時局動蕩，學校時間停閉，在銀灘讀完小學三年級的田家炳隨父親住河口店中，由父親充當家庭教師。1932年田家炳報讀大麻中學附小六年級，次年升入初一。在大麻中學，田家炳成績特別優異，深受老師喜愛。

田家炳的班主任吳蔚(原姓黃)，是銀江鎮昆侖村人，金陵大學畢業，後來參加革命，旅居浙江杭州。田家炳的另一位恩師餘文彬，是銀江鎮坑口村人，上海法政大學畢業，與田玉瑚相識，他特別青睞田家炳。除了在大麻中學執教，餘文彬還曾任銀江中學校長、三河中學校長，並兩度任銀江鄉鄉長。

當時，銀江中學尚未創辦，銀江學子都到大麻中學就讀中學，不少人成為田家炳的同窗。河口籍僑領姚永芳的弟弟姚永增(姚美良的叔叔)，就是其中之一。田家炳在自傳《我的幸福人生》中寫道，在印尼創辦超倫樹膠廠時，姚永增幫助他聯繫原料商，並介紹他參觀幾家樹膠廠，使他增長了見識與創業信心，受益匪淺。

河口十年奠定輝煌人生

青少年時期是奠定人生基礎的關鍵時期。如果加上讀書時的周末與假期，田家炳的青少年十年是在河口度過的。在《我的幸福人生》中他對這段歲月着墨不少。

在河口，田家炳是人見人愛的孩子。不少年逾三十已有兒女的鄰居，都尊稱田玉瑚為“玉瑚伯”，因此，田家炳稱他們為哥。“他們也很愛護我如自己的兒女，留給我很多難忘的回憶。”田家炳追憶，“每有較好食物，總會(向田家)送贈一些以表敬意，因此我從小就很有口福，經常享受美食。”

田玉瑚見識多交游廣，再加上訂有一份汕頭出版的《汕報》，遠近知名人士途經河口都會找他傾談，鄰近鄉親為了解時局也會找他聊天。因此，“廣泰興”商號除了生意往來，還是大眾長見識談國事的場所。而田家炳既侍候父親又招待客人，耳濡目染，日積月累，從中學到了許多知識，智慧自然比一般成年人要高不少。

1935年，田玉瑚與世長辭。年僅16歲，剛讀完初二的田家炳毅然棄學從商，協助母親經營磚瓦廠。他先是帶着禮物拜訪當地同業長輩，化解矛盾，然後設法提高產品質量。田家炳到附近各村洽談生意，購磚瓦做新屋的買家(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紀，事業有成的有錢人)見他年紀輕輕，誠實厚道，很有教養，因父親去世而輟學，這引起他們的同情心，常以豐盛午餐招待，生意一談即妥，無往不利。

1937年，初出茅廬的田家炳決定離家創業，遠赴越南推銷大埔瓷土：“我當時非常捨不得母親，但為了自己的創業理想，永遠守在鄉下，畢竟不是長久之計，于是想到要出去開創另一片天地。”望子成龍的房貝娘含淚同意了兒子的意見。

了不起的銀江籍夫人

田家炳在越南的生意大獲成功。1939年因日軍占領汕頭，瓷土出口中斷，他只好轉往印尼萬隆投靠兄長。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日軍占領印尼後，他又到雅加達幫助族人管理生意。1945年經大麻中學同窗介紹，田家炳與祖籍梅州蕉嶺的周坤瑩結婚。日本投降後，田家炳決定自己創業，創辦超倫樹膠廠。

1947年，田家炳回鄉，在河口老店見到闊別十年的母親。當時房貝娘已經67歲高齡，又正在病中，家鄉至親都勸田家炳再娶一妻侍奉慈母。

在過去，不少客家男人過番，都要兩個妻子。一個在家照顧父母子女，一個跟隨丈夫在外生活。三五年後兩妻互換位置，在家者過番，過番者回家。兩個妻子沒有先後大

小之分，對所生子女都視如己出。對田家炳來說，再娶一妻確實是唯一可行的辦法。

經親戚介紹，田家炳很快就與恩師餘文彬的養女房惠英結婚。房惠英是銀江鎮明德村人，也是銀江房氏萬寶公後裔，與婆婆房貝娘同鄉同姓又同宗，自然是親上加親。婚後不到兩個月，田家炳便返回印尼。對於這次結婚，田家炳曾坦言，盡管年老慈母有人侍奉，但惠英為他犧牲青春，總覺得自己做了一項缺德的事。

幸運的是，這次離別僅有兩年。1949年，田家房氏婆媳先後赴印尼定居。1959年田家炳舉家遷居香港，填海建廠，生產塑膠薄膜和人造皮革，憑着堅毅精神及辛勤耕耘，事業再創輝煌，成為業界翹楚，被譽為“人造皮革大王”。

2006年12月，香港《文匯報》曾經報道，在田家炳基金會員工的眼裏，房惠英是一個“特別慈祥的老奶奶”。田家炳賣掉別墅辦教育，從700多平方米的豪宅搬到130平方米的出租屋，她沒有異議；億萬富翁的光環之下，每月開支僅3000元，她不生埋怨。這不是一般女人可以做到的，田家炳贊美妻子：“她實在了不起、不容易，因此我這一生非常幸福、快樂、健康。”

獻身埔邑的銀江籍助手

值得一提的是，房惠英的弟弟房德昭，是田家炳慈善事業的得力助手。

房德昭早年在埔縣高陂中學、華僑中學、銀江中學執教，歷任大埔中學總務主任、大埔縣文化館館長、縣政府僑務辦副主任兼中國旅行社經理等職。1982年，房德昭舉家移居香港，出任田家炳基金會董事。

在田家炳基金會服務26年，房德昭殫精竭慮、賢勞備著，被譽為“田家炳先生的慈善大使”。對大埔以及梅州市其他各縣(市、區)善業，房德昭更以桑梓情深，力促其成，其經手完成的教育、醫療、交通、文化等大小項目數百宗，金額以億元計，深受邑人敬仰。

2008年6月，房德昭在香港逝世，享年79歲。

大埔縣前縣長林培元與房德昭有40多年的交情。他在《悼念良師益友房德昭先生》中寫道：“田家炳先生捐資的範圍之廣、項目之多，可謂前無古人，難有來者。由此可以想象，每個項目，從選點、奠基、繪圖、審定圖紙、開工興建到參加剪彩慶典活動的工作量是多麼的繁重！一樁樁、一件件工程項目，房德昭先生都親視親為、盡心盡職……更難能可貴的是，房德昭先生從來不接受包工頭和受捐單位的紅包，甚至當地送的土特產品，他都婉言謝絕，絕不影響其姐夫田家炳先生的美好形象。”

“26年來朝夕聚首，情同手足，知無不言，推心置腹。他與內子，姐弟情深，對姐姐的一切教誨視同金科玉律，不敢稍違，並每每以‘照顧姐夫’為首要任務，減輕姐姐擔憂。”田家炳在《我永遠懷念的德昭弟》一文中深情述說，德昭弟“多年來陪我出席內地各項活動，不辭勞碌，每日早午晚餐前，他必先到我房間，陪同到餐廳進餐，上下樓梯，扶持保護，生活細節，照顧周全，無微不至。每憶往事，不禁淚沾衣襟，愛我之情，更令我永遠懷念。”

在悼文最後，田家炳為妻舅房德昭撰聯志哀：“廿六年聚首香江，對祖國教育，桑梓善業，悉賴碩翁宏籌，屈指親朋能有幾；數十載獻身埔邑，秉客家風範，奉公守法，每憶嘉言懿行，撫膺灑淚更傷神。”

于銀江鄉親尤眷顧有加

田家炳的母親、夫人、恩師都是銀江人氏，既有一半銀江人血統，又是“銀江女婿”。青少年時代曾在銀江生活與經商十年，結識了不少銀江籍同學。而銀江籍妻舅對其慈善事業立下汗馬功勞。毫無疑問，田家炳與銀江有着深厚的緣分；不難想象，他

對銀江這片土地與銀江父老鄉親懷有深厚的感情。

1989年初冬，田家炳與房惠英伉儷首次回到家鄉大埔，親眼目睹闊別43年後的家鄉情景。回鄉路上，看到銀江到銀灘昔日羊腸小道變成寬敞公路，他激動落淚；偕夫人回娘家銀江鎮明德村時，受到銀江鄉親夾道歡迎，他感動落淚。

田家炳對銀江的深厚感情，最後都融入到他對銀江的教育、醫療、交通等眾多捐建項目中。大埔縣政府在《家炳第八中學碑志》中說：“邑賢田翁家炳伉儷，慈善為懷，甘霖廣布，于銀江鄉親，尤眷顧有加。”據統計，田家炳先後在銀江捐建了家炳中學一間，家炳小學五間，家炳醫院一間，橋梁十六座，道路兩條。

當年銀江全鎮2.5萬多人，僅設初級中學一間，每年招生200餘名，尚有小學畢業生300餘名擱諸門外；而就讀高中，更須負笈遠地。鎮中父老與旅外鄉賢紛紛要求加設完全中學，籌劃多年久未實現。幸得田家炳捐資610萬元，于1995年在明德村興建大埔縣家炳第八中學。1999年，家炳八中從初中到高中共有23個教學班，在校學生1100多名，一度成為埔西教育重鎮。而田家炳每次回鄉，幾乎必到家炳八中與師生座談，勉勵大家好學上進，有時還動情灑淚。

眾多橋梁的建成，大大改善了銀江山區的交通，許多銀江人從此結束了靠木橋、石跳或趟水過溪的歷史。2004年梅州電視臺紀錄片《走出圍龍》田家炳系列之《築橋記事》介紹，銀江鎮礫頭村曾因交通落後，大齡青年娶妻難，家炳橋建成後，當年村裏就買了七輛拖拉機，村民種植土特產的積極性高漲，生活水準上升，不再娶妻難。田家炳在節目中解釋，在大埔捐建的橋梁大部分都位於內山，主要考慮到能夠更好地方便鄉親父老。田翁所說的內山，無疑以銀江內山為代表。

先生之德，山高水長

銀江鎮地處大埔縣最西部，是大埔通往省城、市區的西大門，山川毓秀，人才輩出。當地囉佬山海拔757米，為銅鼓嶺餘脈，號稱銀江鎮屏障。當地山脈自銅鼓嶺始，上百裏來龍，連綿起伏，氣勢雄偉，最後經囉佬山直逼韓江西岸，界水處為銀江河口與高陂銀灘、黨溪等村。

自古以來，囉佬山有不少故事傳說。《銀江鎮志》記載：晚清時期，銀江鎮堪輿家陳銘三曾三上囉佬山尋找龍脈，他斷言這一帶地方必有人物出現。如今有人說，這個斷言很準：銀灘村走出了實業家、慈善家、教育家田家炳博士；黨溪村走出了新加坡父子總理李光耀、李顯龍；河口村走出了實業家、愛國僑領姚永芳、姚森良、姚美良(一門三局紳)與泰國國防部前副總參謀長劉天文中將。

田家炳，這位從囉佬山麓、韓江岸邊走出來的客家巨子，他一生愛國愛鄉，心系社稷，捐辦公益事業，澤蔭海峽兩岸暨港澳。2018年7月10日，田家炳在香港與世長辭，享年99歲。斯人已逝，風範長存。田翁的高風亮節，將永遠像天上那颗被命名為“田家炳星”的2886號小行星一樣閃閃發光，照耀千秋萬代。

袍山蒼蒼，韓水泱泱。先生之德，山高水長。

附：主要參考資料：田家炳自傳《我的幸福人生》、大埔縣《田家炳傳》編撰委員會編《履仁崇義的田家炳》、田家炳基金會網站。



2004年11月，田家炳與妻舅房德昭在江西贛州客家先民南遷紀念壇留影(翻拍自田家炳自傳《我的幸福人生》)



銀江鎮河口村廣泰興磚瓦廠(翻拍自田家炳自傳《我的幸福人生》)



大埔縣家炳第八中學校園(資料照片)



1997年10月9日，銀江鎮葛裏田家炳大橋落成剪彩(資料照片)